

## 第二章 泰华作家的潮汕文化传统

大城王朝末期(约公元 1700 年左右),阿瑜陀耶都城已有潮人聚居区形成,虽大小不一。到了吞武里王朝直至曼谷王朝初期,中国以南地区的一批又一批潮人移居暹罗(现今泰国),在当时潮语可以在泰国通用。生于泰国的潮人后裔,也都会讲泰语和潮语,虽然一般潮人家庭,已定居在暹罗有几代人了。两位潮人后裔作家,即牡丹,正名殊帕·诗利新合(娘家的泰式姓氏是吕诗利)和育·巫拉帕,正名差棱·隆卡帕林都有同样的身世与背景,因此他们都多多少少吸收了潮汕语言与潮人的风俗习惯。这两位作家的潮汕文化传统,有如下列的叙述说明。

### 第一节 生于泰国但不忘祖籍中国与家乡

2010 年 10 月 5 日,当我去采访“牡丹”即殊帕·诗利新合时,她亲切地跟我说她是一个真正的潮人后裔,因她的父亲的潮音名称叫“点”(潮音 diam),是从“一点滴”(jek diam di)简称过来的。这个名称的来源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早产儿,所以初生时身体挺小。父亲是普宁县的李氏潮人,母亲则名娥姓陈(潮音 dang),也是跟《泰国来信》的主人公陈璇有同姓。

殊帕女士在 1945 年 8 月 13 号生于泰国,所以她所著的《泰国来信》便利用此日做起点让陈璇有给他母亲写第一封信。此日按照中国阴历传统,便是 1945 农历乙酉年(鸡年)的七月初六。《泰国来信》的泰文原版也用中国农历记载,证明殊帕女士了解且遵循华人的传统文化礼俗。

无论如何,殊帕女士自己承认说她的潮汕传统已经淡薄,因她的父亲早在 1975 年就过世了。他在世的时候,即殊帕还年轻时,父亲会常常给她讲潮人的事件以及许许多多传说与民间故事。这可算是一道连接潮汕文化到泰国来的桥

梁。可是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，一般潮人风俗也没有实行，连潮汕话也几乎不会讲。既然如此，我试问牡丹在第 16 封信，105-106 页，所描写的潮人俗话说道“สุนัขตัวเมียไม่ให้ทำ สุนัขตัวผู้ไม่กล้าตาม”，她便立即地用潮汕话说出“狗母无摇狮，狗牯唔敢来。”，表示殊帕女士，即牡丹，还没有忘记潮汕方言。

关于育·巫拉帕，即差棱·隆卡帕林，虽然我没有机会跟他面对面谈访，但在他的一本长篇小说《恩惠情爱》的前言，已经明确叙述如下：

我有华人（特指潮人）血统，我不曾遮掩与歪曲事实，因我没有自卑和羞愧的感觉，此外我还常常使用华语跟一些不太懂泰语的华人交流。有时我也利用华语沟通紧要的事件，因此我便对华人的起居生活有一定了解。

时至今日，日常生活中，我也无法避免对华人的习俗与民间信仰的坚持。每当有了节日或者前辈做忌（祖先逝世的日子），我家里还遵守祖先祭拜。我的住宅也立有地主神位，即“地主爷”，同时又立有佛堂崇拜泰式佛像。每次如有必要修理房屋的话，我都会遵守华人农历挑选良辰吉日。祭神仪式与避凶消灾的守则，我也常常按照民间信仰的方式去做。有时，如有人指导给我去做或不做一些事，我都尊敬地听从与遵守。[1] (P1)

在同一篇前言，又有下面的话：

虽然目前我已经经过大学的教育，工作的方面也集中在有学问知识的范围，日常生活的方向又类似新一代的人，但我并不能脱离华人的习俗和民间信仰。这可能是我的血统中还具有华人的风俗与思想意识，如今我的生活环境也离不开华人… [2] (P2)

育·巫拉帕在上面的前言中所说的话，可以证明他虽生在泰国，但没有忘记祖先的来源。此外，他还特别遵守潮人的风俗以及毫不迟疑地使用潮语对话

[1] 引自泰文，译成中文

[M]. : . . .

2550.

[2] 同上

交流。

育·巫拉帕与牡丹可以说都是泰籍潮人后裔，但他俩都没有忘记潮汕文化传统。

## 第二节 开拓创新的精神

殊帕·诗利新合（娘家的泰式姓氏是吕诗利）开始从事写作职业时，她还在朱拉隆功大学上学。起初她著有短篇小说《阿乌》发表在“况挤”杂志，笔名叫“替帕加颂”。关于另外一个笔名“牡丹”，此名始见于1965年发表在一部女性杂志的长篇小说叫《南斋》，后来便使用牡丹笔名至今。

殊帕女士亲切地跟我说当她开始写作时，泰国已有好几位闻名的女作家。那些恋爱争情的小说或者朝廷王族的爱情故事之类，已有几位先前的女作家站稳了地位。终于，殊帕女士便想到利用差异的华裔基础去创造文学作品，因当时她还有父亲与长辈亲戚可以当她的顾问。一个名叫“陈璇有”的潮人旅居暹罗的故事最后形成，取名“จดหมายจากเมืองไทย”（译作泰国来信）。这部长篇小说起初在1968-1969年分期发表在一本女性杂志，后来才收集成书。

小说《泰国来信》在1969年得到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文学佳作奖。小说的内容一直很受欢迎又被广泛地评论，因当时这部写作引起许多泰国人的不满。除了一些潮汕音译词汇之外，小说中还充满了潮人的风俗，又表达了对当地泰国人不同的意见。无论如何，由于这部长篇小说的成功，牡丹后来创造了一些类似的文学作品，例如：《雾散之前》、《风中之竹》、《砧板边女子》等等。

由于遭遇许多灾难以及社会不平的原因，过去的潮人远离家乡，开拓冒险移居海外作为。泰籍潮人后裔的牡丹也无疑地充满了开拓创新的精神，给泰国文学上创造了泰华文学著作。

至于育·巫拉帕，在他的长篇小说《恩惠情爱》的前言，反映了他有心描写华人（潮人）的灵感，如下面的话：

少年时，我生活在贫穷华人社会的环境，住在狭窄排屋菜市附近，天天往返于学校、寺庙、斋堂和县署后的房屋，所以我把这些所闻所见的经验叙述描写在我的长篇小说《跟公公在一起》以及其他短篇小说里。[1] (P3)

在同一篇前言，又有下面的话：

我跟居住在贫穷地区里的华人（潮人）很熟悉，又非常通晓他们的日常生活，还听过数不清的好坏事件。

我把我所闻所见的都城经验描述在这《恩惠情爱》这部小说里。

这部小说，我的灵感起点来自一个真实的家庭。这个家庭的兴衰转变对我有很大的影响，让我感觉到牺牲、恩惠、习俗、束缚、情爱，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的痛苦。[2] (P4)

总而言之，育·巫拉帕依靠潮人后裔的有利条件以及通晓潮汕语言，因长期居住在一起而跟这些华人很熟悉，所以给育·巫拉帕供给了一个好机会，以便去创造一些充满了潮汕语言与潮汕文化气息的作品。

---

[1] 引自泰文，译成中文

2550.

[2] 同上

[M]. : . . .